

「清」潘仕成輯

海山仙館叢書

— 叁拾壹 —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清〕潘仕成輯

海山仙館叢書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三十年讀書方悟慚愧二字承示大業鏗然鍾呂而欲以糠粃爲導可乎適由家問至骨肉死喪慘傷肝脾而又不_可敢重違大君子之命勉作數語著穢佛頭惶悚甚矣

唐

堂

肯堂叔升金谿人祥符籍遺稿

與高康生

塑像之法鼻不厭其大而後可減也目不厭其小而後可增也文字立極如是而已

與馮伯宗

伯敬柬友夏曰曹能始近日詩文有淺率之病亦是名成後不交勝己之友不聞逆耳之言所致而近日范仲闇又謂白詩歸行無一人敢向伯敬言誤伯敬不淺此非名人遞相誚也人苦不自知耳

與臧齋舅氏

舅氏之明達俊偉宜救八閩之艱危毋圖一身之貴秩宜秉正而自持毋隨人而作止宜以豐功令望可輝耀於天下者自期毋以高爵厚祿可誇詡乎衆庶者自待此非特區區之私望也凡事利一身而有害於千百人

者身雖利子孫必蒙其害利千百人而無利于一身者
身雖不利其利必歸於子孫舅氏宜深念之勿謂甥迂
論

與吳冠五

詩文工拙難言久矣其要大率以虛字活句斡旋則入
目易以實字板腔填積則成章亦拙曾聞蘇文忠見諸
子謀業凡虛字少實字多者必塗抹擲還此爲文之法
也願與足下共志之

與周雪客

牡丹畢竟以長幹豐葉者爲佳今人求花之大而不顧其幹有幹不滿尺而花過尺五者此中人以爲勝弟謂天下事豈可使根本弱于枝葉哉花人面也幹人身也譬于以美女豐盈之面加諸三尺之身見者且怪其臃腫矣故畢竟以幹大者爲佳足下以爲然不

與程石門

等閒緝綴閒言語誇向時人喚作詩昨日偶拈莊老讀萬尋山上一毫釐此唐祐讀老莊詩也每見詞人自矜一藝頓忘天地之大真爲可恥吾輩不可不自警也

卓發之

左車一名能儒字無量一字蓮甸錢塘人
漉籬集

上葉曾城師

以真正命世豪傑如師臺不令主持國運而困之丘壑
閒每一念及輒爲寤辟號呼而不可止某流寓南中爲
背城借一之計乃三折肱兩折足兼而有之因思天下
精誠之極可以貫金石孚豚魚不平之鳴可以呼父母
訴上帝惟文章中不白之冤至于魂離魄散委棄溝壑
而不可以告人此天下至痛而乃有行誼較然可以照
耀天壤猶未免爲世所疑如白臺者又于文章外增一

種痛哭情事矣

與顏開美司理

聞子宓弟作古則尤深憾于造物也追思少年同學此時已有爲名臣鉅卿者有自揆輔而林下者子宓才具猶當橫駕其上而雲泥判絕如此然其中亦有老死未遇者有纔一擢第而輒蓋棺者有詔獄而死者有褒卹崇祀者不獨榮悴生死有如飈塵卽妍媸好醜亦千載曾無定論青史衰鉞與市井小兒是非大畧相類則又不覺破涕而笑也

與丁叔潛水部

音塵銷滅又更兩載今春歸省過化城舊館閒無一僧
頽櫺敗瓦委荒榛蔓草閒頗有稷苗之悲舟人指水一
方已屬他姓庭樹寂寥枝條欲折大畧今日鼯穿鼠竄
烟聲露泣之地皆我兩人同年花朝月夕嘯歌寤宿處
也昔之所樂今之所哀人言聲無哀樂此地亦當無哀
樂爾昔日紅顏半就衰年且有墓木蕭蕭者市上少年
面目多不相識雖鐵石作肝能不銷鑠自非舁心西土
逆旅此邦不能不閒思往事也

又

弟寢處此中逃名剗迹置身才與不才之間尙不能以
樗櫟自免尙有于梗楠枯栢耶無論天步艱難無能爲
煉石之補而性與物忤動輒見咎鉛刀真不能一割老
驥真不堪先驚馬也仁兄所云無乃類山公之引用叔
夜耶然叔夜尙自慚孫柳而弟神棲安養更欲向孫柳
頂上行無煩以腐鼠相嚇也

與金臺法師

計向年聚首時亡兒才十五齡嗣後亡兒方墮落名場

中今又十五年矣我輩一絨未達已歷過少年文八一番生死朝露夕槿不足爲喻也世智辨才都成障難自此恐遂淪墜大法王將何以津渡亡者令其一種淨域生緣若止超生人天非所願也

與管乾三

學道如逆流之棹進寸退尺光陰如順風之帆瞬息萬里是以累卵之危而幾上天之難也今狂禪捧喝欲遍天下每思乾三爲東注之砥空谷之音乃自丁卯倚公一函之後未得復通今尺素再達顏面未覩而兒輩馬

塵駒隙已歷一世苦海中便如促一劫爲一日乾三踞
師子座而建大法幢自可于此中延一日爲一劫也

與李太虛太史

世宙蕭颯人間可哀士生此時如歸花落葉無所棲托
台臺以一片至心熱腸宏獎風流策引後學凡荷青眼
一顧不啻廣廈萬閒非獨林宗子將而后罕見其儔竊
意尼山之轍鹿苑之輪止是千古熱腸一種度世博愛
之意不能自己故有如許棲棲皇皇蹈湯赴火之態若
如世閒人只作自了漢不但世界無與撐持而從來貧

士失職而志不平寥廓如在遠行者其將以誰爲歸宿
耶得台臺卽起而當國以旋轉氣運則斯世尙如月之
未晦歲之未暮也聞南藏已卽就台臺以命世之宏才
千秋之大業探本于無生之妙諦非止苦寢中以此爲
夜壑之寶筏抑亦調焚時可以當昏衢之慧炬也昨過
姑孰以未得追隨杖履爲恨數詩附呈郢削

與某

近方彙集散佚諸藁先以一卷求正乞爲一一評隲指
摘瑕類以當負劍辟咄之詔庶不負親炙宗匠一番耳

但台臺方巖提正令以告天下自彭澤輞川而外不著
一字青蓮少陵判屬別教長慶昌谷擯作邪因而門下
士乃有離奇輪囷不中繩削者舐之則口爛而爲傷嗅
之則狂醒而不解將無棄置道傍而不復顧視耶倘哀
其墮坑落塹爲說大總持以擁護而提獎之自當令夢
瞪者皈依耳

與湯海若先生

某年十齡而得讀先生經義至唾震澤毘陵爲腐儒又
五年而得讀先生牡丹亭記至與楞嚴共函藏之篋中

中與同臥起嗣後便索玉茗堂集讀之每讀一篇輒
洒一斗迄今又十年矣常欲一命豫章之駕如趙至之
狂走亡命而索叔夜于洛陽乃經歷多難偃蹇名場羊
觸狼跋蹙蹙靡騁至今遐想風器媿彼童子之求侶何
以忽膺齒牙餘論有秣陵珠樹之語耶遙聞聲而相思
非後學所敢望於先輩也昨秋蹶足燕市今復轉徙白
門頗多悲憤之什令其先不佞而見先生竊以國朝詩
人王李諸家如桃梗土偶石女木童畧具冠簪面目耳
會稽公安乃欲日鑿一竅而濫觴浸淫如徐孺多情感人

益薄然則二百餘年風雅大家不得不推先生若上自周秦下迄漢唐其中曠世文人所誦述以爲宗祖者某不敢以此中位置先生蓋某於此中每每蹂躪如宿莽其魂銷心折而不能自禁者大半淪落不偶當世唾棄以爲不解之物者也倘以先生爲古人則以先生而踵古人之後塵此賤近貴遠之論與東家之譏正等耳某乃誦之先生乃受之耶蓋自商周秦漢六朝唐宋無不各標一代之奇各極一人之致而必欲爲古之某某是欲以生王之頭而易死士之壘也夫雜劇効元人之

輦猶必爲新聲創調經義効宋人之輦猶必爲微辭妙
義不欲襲填詞之舊句宿儒之陳言而况登千秋之壇
坵震一代之輦輦者乎某竊不自量欲一洗從來世代
升降之陋見爲文自出手眼直抒性情以幽憂之疾成
感憤之言因危迫之緣發廣大之願而舉世無可告語
一求證于先生夫特達之知千古所難而根柢之容壯
士所恥遂復以此自通薊邱一集乞芟薙擲還昔人所
云附青雲以施後世固是名士一障但物類相感每如
磁石吸針魚形叩石則今日訂正拙集者非先生其誰